

乞馬興學記

乞巧興學的記價值

(一)

這書文筆清麗，是寫實的中國的教育小

說。初中學生和小學四五年級生應該個

選作補充讀本讀。

(二)

我們中國正需要乞巧武訓這 流人物

終身努力於教育的普及。所以這書是公衆所

必須閱讀的。

(三)

乞巧武訓的毅力苦行，終身不變，堪為一

般人的模範。所以把這書送人比送什麼善書

有功德得多！

中華民國廿三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三年七月三版

乞巧興學記

(全一冊)定價大洋壹角肆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 作 人 徐 晉

發 行 人 盧 琴 影

印 刷 所 通 俗 書 局

發 行 所 通 俗 書 局

上海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乞丐興學記序

終身討飯的武訓積存了一文一文求乞來的一千七百多萬文錢先後在山東的堂邑、館陶、臨清三個縣裏興辦了三個義學，這是多麼偉大的一回事呀！編者便把他的事蹟編成了寫實小說般的小冊子，定名乞丐興學記。

陶知行先生在本年兒童節農村慶祝大會上對大眾講「武訓興學」的故事，他說：「……武訓是一個有義氣的叫化子。他一心一意要辦義學。辦義學是他的唯一的大事。他討飯與衆不同，爲的是要討些錢來辦義學。我們要想普及教育，必得學武訓。我希望今天到會的每一個農友都做一個武訓，每一個小朋友都做一個小武訓。」

編者編這小冊子也和陶知行先生一樣抱着一個希望；希望閱讀這小

册子的每一個成人都做一個武訓，每一個兒童都做一個小武訓。

徐晉 二三，七，四。

次目記學興丐乞

武訓肖像并像贊……………(封面)

題詞

序

(一) 豆沫……………一

(二) 推磨……………四

(三) 噸田……………七

(四) 討飯……………一一

(五) 拾線……………一八

(六) 出火……………二〇

(七) 吃喝……………二二

(八) 存錢……………二六

(九) 壞賬……………三〇

(十) 置地……………三二

(十一) 行善……………三六

(十二) 動氣……………三七

(十三) 興學……………四一

(十四) 施教……………四五

(十五) 光榮……………四七

乞丐興學記

(一) 豆沫

「豆沫來了！」

豆沫來了！

豆沫來了！

.....」

約莫咸豐年間罷，在山東館陶縣薛店村上常常汹涌着這一種呼喊聲。

這是爲了什麼？

只要有一個人打從村子的那一邊走過，那一邊的人們，男的這樣呼喊

着，女的這樣呼喊着，老的小的也都這樣呼喊着；若是那個人打從村子的這一邊走過，這一邊的人們，也無論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就都這樣地在呼喊。

那個人是誰呢？

老實說，那便是從小沒有父親的孤兒武訓。武訓是山東堂邑縣武家莊人，生於清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五日。他家裏貧窮得很，連一日一頓的粗飯也不能坐吃。雖則他和他母親哥哥同住着；然而他母親正苦他哥哥不能好好養活她，期待他長大成，有所瞻養。所以他的衣食從小是不周全的。的確，飢寒驅使着武訓變成了一個十分骯髒的孩子。

到了咸豐年間，武訓也爲了飢寒的驅使和急切需要瞻養母親的關係，便從武家莊動身，往館陶縣薛店村去了。薛店村有一位叫張老辯的，是他的姨丈。他就在姨丈家做了一個傭工。那時，他已二十來歲了。個子高大，扁嘴，狹額，容貌醜陋。從小飢寒慣了的他，吃的穿的用的都很隨便，仍是骯髒不堪。有



時他姨丈嫌他骯髒，甚至打他罵他，他却不以爲意。彷彿這在他是適意的。可是薛店村上的人們便因此輕視他，譏笑他，呼喊他叫「豆沫」。這意思是說武訓是臭東西，是沒用的。從此無論他走到村子的那一邊，就有人「豆沫來了！豆沫來了！豆沫來了！……」連聲呼喊他。「豆沫」變成武訓的真實姓名了！全村子的人們都知道武訓的真實姓名就是「豆沫」，「豆沫」的真實姓名是武訓，他們倒反不十分明瞭。這樣，在旁

的人是要提出抗議的；可是武訓聽了，仍不以爲意。有人「豆沫來了！豆沫來了！」呼喊他，他只是笑笑，有時竟向那呼喊他的人點點頭。

(二) 推磨

他姨丈張老辯看得武訓愚笨，也認武訓是「豆沫」。他對於做了他三足年傭工的武訓，竟連一文錢的工資也不給與。

這次，武訓是惱怒了。他想：「我在薛店村上，辛辛苦苦過了三足年，甚至人家輕視我，譏笑我，呼喊我叫『豆沫』，我也『一笑置之』，隱忍過去，這是爲了什麼呀？俗語告訴我：『和氣生財』，我一心以爲和氣可以生財，便這樣的想掙得些工資。現在姨丈反因此欺我愚笨，連一文錢的工資也不給與。叫我怎樣處置我自己？叫我怎樣去養活我的母親呢？如果仍在這裏做傭工下

去，不是白白辛苦，白白隱忍受辱麼？好！我還是另找我自己的出路去罷！」這樣想了，他便跑出他的姨丈張老辯家。

跑了出來的武訓，狼狽地回到武家莊，搭被蒙頭，睡了三晝三夜，不吃也不喝。他母親問他甚事，他也不開口答說。這樣三天之後，他好似瘋癲了。狂奔狂呼，問人家要工做，可是誰家也不敢招呼他做工。一天天過去，一天天挨餓，他只是一天天問這家，問那家，有什麼工可做。「精誠之至，金石為開。」一天竟給他找到了一個做工的人家了。

這是一家磨坊。磨坊裏的磨是用牛馬拉着旋轉的。那家磨坊因為一時沒有牛馬，便叫武訓替代牛馬，改「拉」為「推」。推磨是要用牛馬那樣大的氣力的，飢餓了好久的武訓，那有那樣大的氣力？他只是為了些微工資的收入，便勉強地擔任着。

現在，武訓過着推磨的勞苦生活了。這在武訓並不認為滿意，因為這是



太費氣力的工作。他常常想：「如果將來不推磨，只去管理篩篩磨下來的麥粉，工資又豐厚，工作又輕便，那是多麼幸福呀！」希望使他興奮了，他推磨時，便常常提高嗓子唱：

「推磨推磨！

一斗麥子六十個，

管推不管羅；

管羅錢還多。」

希望往往不易變成事實。武訓所希望的，也是這樣。但武訓並不因此懊喪。他覺得他自己可以自傲：他

推磨，不像牛馬那樣沿磨道撒糞便，也不像牛馬那樣需要拉磨的工具；比牛馬省便得多。這在那家磨坊主人一定是重視他的。「被主人重視，是多麼光榮的一回事！」他往往想到這一點，便一壁推磨，一壁很高興地唱歌：

「不用格拉不用套，（註一）

不用乾土墊磨道，」（註二）

從此，他推磨時，十有八九唱這首歌，表示他有比牛馬可以重視之處。

（註一）「格拉」是牛馬拉磨的工具，加在牛馬頸上。「套」是牛馬拉磨時用的眼罩。

（註二）「乾土墊磨道」是防牛馬沿磨道撒糞便的意思。

（三） 噸田

不幸得很，不久，那家磨坊有了可以拉磨的牛馬，把推磨的武訓解雇了！

這次，武訓有工資收入了；但收入很微細，僅僅數百文錢，除送給了他母親的生活費，又囊空如洗了。自己的生活，他又無法維持。他想：「從前在薛店村做傭工，因為自己愚笨，受人家欺侮；這次在磨坊裏推磨，因自己沒用，給主人解雇。用什麼藥物可以醫成一個聰明有用的人呢？俗言告訴我，『讀書益智』。『學以致用』。那麼讀書是可以治療愚笨和沒用的。可是自己從小沒錢讀書，直到現在還是失學。這愚笨，這沒用，怎樣補救呢？」這樣想，這樣想，這樣想……想了好久，他想出主意來了！

「自己已是成人了，沒法補救的了。還不如與辦義學罷！」他開始想出了這個主意。

「與辦義學，爲了什麼？」他問自己。

「爲了一般窮孩子，——世上一定也有像自己從小沒錢讀書，或和自己一樣的愚笨而沒用的窮孩子，叫他們都上義學，都有讀書，都養成爲有作

有爲可以自立的人。」他回答自己。

「那麼，興辦義學的經濟，怎樣籌措呢？」

「用自己的氣力，替人家噸田（註一）去賺得的錢，積蓄起來，興辦義學。」

「到那一家人家去噸田呢？」

「就挨家挨戶，自己去推薦自己罷！」

主意就這樣打定了。他奔向每家農家唱道：

「除糞鋤草，

有人來找。」

這樣唱了，便問那些農家要不要雇工噸田；然而，得到的回答，多是「不要」。他往往在聽到「不要」的回答時，從容不迫地又唱道：

「出糞，

鋤草，

拉噸子，

來找。

管黑；（註二）

不管了，

不論錢多少。」

這樣，他希望那些農家知道他的便宜便回答一聲「要。」可是那些農家多不需雇工或曾已雇工，仍不能立時給他一個滿意的答復。這是失望的；但他却不以為失望，一天到晚，跑東到西，沿途高唱：

「給我錢，

我噸田，

修個義學不費難。」

過了好多時，一天，找到一家農家了，他就替那家農家勤苦地噸田。

(註一) 噸田，就是整頓田地。用石做的噸子，整頓播種後的田地。

(註二) 管黑，是爲了黃昏天黑就不做工的意思。

(四) 討飯

「抗夥叫人欺，(註一)

不如討飯隨自己。

別看我討飯，

早晚修個義學院。」

噸田不上半年，武訓又給那家農家解雇了。那家農家把他解雇的理由，也因他愚笨，瞧不起他。他這次更惱怒了，便唱着上面一首歌，憤憤地出去討飯了。

他的討飯，是爲了興辦義學！



他母親呢？他也討飯去養她。討飯討來的東西，臭惡的自己吃；不臭惡的給他母親吃；十分完好的賣給人家換錢，儲作興辦義學的經費。可是不久，他母親死了！他悲哀得了不得。就在那時告別他的哥哥，說與他哥哥析居，他要一心一意討了飯去興辦義學了。

從此大戶人家的莊子，便是他足跡所常到的地方。他天天背着布袋，拿着銅勺，在那裏沿門挨戶唱着下面許多歌，表示他討飯的目的。

(1)

我要飯，

你行善，

修個義學你看看。

(2)

不給俺，

俺不怨；

自有善人管我飯。

(3)

你們行好，

俺代勞，

大家幫着修義學。

(4)

不强要，

不強化，

不用害怕。

俺化緣，

你行善，

大家修個義學院。

(5)

不嫌多，

不嫌少，

舍些金子修義學。

又有名，

又行好，

文昌帝君知道了，

准教你子子孫孫坐八擡大轎。

人家聽了他的歌，有的給他錢，有的給他食物，他便伸出銅勺接受了，藏在布袋裏。每天晚上，他把布袋裏的錢和食物，檢點清楚。錢用繩子串起來，食物賣給人家換錢，換來的錢一同串在繩子上。

有時，他討飯時「豎鼎」。怎樣叫「豎鼎」呢？頭倒豎地上，兩手按地，兩脚朝天，這樣就叫做「豎鼎」。在「豎鼎」的當兒，他常常唱着：

「豎一個，

一個錢；

豎十個，

十個錢。

豎得多，

錢也多，

誰說不能修義學？

有時討飯，他又「爬龜」。怎樣叫「爬龜」呢？兩手兩腳在地上爬來爬去，當作龜，這叫「爬龜」。在「爬龜」的當兒，他又常常唱一首歌：

「爬一遭，

一吊錢；

爬十遭，

十吊錢。

修個義學不費難！

這樣，「豎鼎」啦，「爬龜」啦……玩出許多變化，比較可以討人歡喜。自然，給他錢的，可以比較踴躍。

他是想盡了討飯的藝術。不過有一件事使他常常感到困難。那就是人家討厭他的一件事。一個人的脚力是有限的，他討飯總跑不開鄰近幾個莊子。那莊子上的人家因為他多來了，就討厭他，常常很生氣地對付他。但他也有他解救的藝術。這藝術便是唱歌。歌是這樣唱的：

「大爺大叔別生氣！

你老幾時不生氣了。

我幾時出去。」

這歌使人家聽了，人家要生氣也不敢生氣了；因為生了氣，他便在門內站着唱着，一步也不肯退出門外去了。

或許有時那些人家的狗兒們見他衣服襤褸，也會生氣似地向他露牙狂吠。這在他似乎並不在意，他只是唱着：

「黑狗白狗，

你別咬！

豆沫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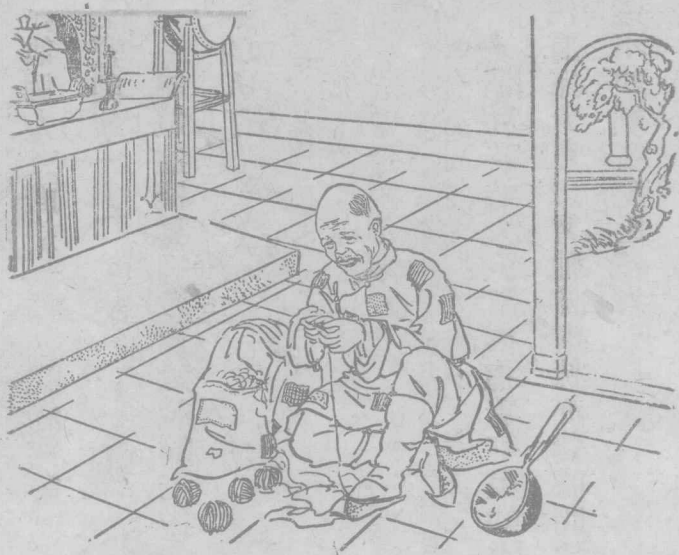
那些狗聽了，似乎也懂得他歌唱的藝術，都搖着尾巴，俯首帖耳地不做聲了。

(五) 拾線

富有討飯藝術的武訓，以討飯爲正業。正業以外，他還有一種副業。什麼副業呢？

拾線——這在武訓算是一筆勞力得來的大收入。

在行乞的一路上，武訓見到人家拋棄了的斷線頭，就隨手拾取了，放在布袋裏。等到晚上或因天雨不能出門討飯時節，他就把這拾取來了的斷線頭一縷一縷結起來，結得很長很長，到結完了纔止。這結長的線，他再加上一



些工夫，有的纏作線球，有的搓作線繩。線球和線繩並不是供他自己使用，他是賣了換錢的。換來的錢，一文也不肯化去，也是儲作興辦義學用的。所以他在結線時，常唱着一首歌：

「結線頭，

纏線蛋，

修個義學在早晚；

纏線蛋，

結線頭，

修個義學不煩愁。」

他這結線的細小工作，具有重大的意義；在物質方面可說是「廢物利用」；在他個人方面是一種「業餘作業」；在社會方面更有重大的意義——「籌資興學」。

能做這樣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的人，誰說他愚笨？其實，他是最聰明不過的人了！

(六) 出火

清朝時候，人人蓄髮，拖着細長的辮子。辮子是須常梳的。武訓覺得自己沒有家人可以替他梳辮，梳亦費時間；要是請人家代梳，既須費時，又須化錢，還不如剃了髮，比較省事。

他就把髮剃了。形式不像和尚的光頭，也不像現在流行的西式——平

頂或圓頂。他是左額角或右額角留片髮如桃子形，桃子形四周的髮都剃了去，好像浙江一帶嬰孩留「歪桃」般，煞是別致。他剃髮時有一首歌：

「這邊剃，

那邊留，

修幾處義學不煩愁；

那邊留，

那邊剃，

積錢置兩頃義學地。」

他是這樣的剃了髮，想省下梳辮錢，去興辦義學。

關於他的頭，還有一個故事：

他常是日間討飯，晚間宿在破廟裏的。有一天早上，他想從破廟裏出來行乞。剛巧他走到廟門口，那破廟的破瓦掉下來，打傷了他的頭，鮮血淋漓。這

在他人是感覺到痛苦的；但他並不以為痛苦，反而很高興地唱了一首歌：

「打破頭，

出出火，

修個義學全在我。」

你看，他多肯忍受痛苦呀！的確，他的頭，打傷得這般厲害，也是爲了興辦義學；要是他不想省些梳辮錢，仍然蓄了髮，或許可以把那破瓦抵擋住。然而武訓正爲這樣的打傷了頭，他便很高興。

(七) 吃喝

「吃」和「喝」是人生最緊要的一件事。可是武訓不肯好吃好喝，只吃些不化錢的敗物充充飢，喝些不化錢的髒水解解渴。他一心一意要省下

些錢去興辦義學。所以他常常唱許多歌：

(1) 不算好

吃得好，

不算好；

修個義學纔算好。

(2) 吃蝸子

食蝸子，

吃蝸子，

修個義學我的事。

(3) 吃菜根

吃菜根！

吃菜根！

我吃飽，
不求人；
省下錢，
修個義學院。

(4) 吃芋尾

吃芋尾！
吃芋尾！
不用火，
不用水；
省下錢，
修個義學不費難。

(5) 吃生硬的東西

破磚碎瓦，

都能消化；

若不修義學，

纔惹人笑話。

(6) 吃蛇

蛇可食，

不要怕！

修個義學，

全在我自家。

(7) 喝髒水

喝髒水，

不算髒；

不修義學真骯髒！

(8) 喝尿吃屎

也喝尿，

也吃屎，

修兩處義學纔不恥；

也吃屎，

也喝尿，

修兩處義學便算好。

(八) 存錢

現在武訓有錢了：

吃喝省下來的錢；

梳辮省下來的錢；

賣線球和線繩得來的錢；

向人家討來的錢；

甚至人家給他的食物，自己不吃，賣了換得的錢。

只有收入，沒有支出，錢積了六千文了。「怎樣處置這六千文錢呢？」武訓想：「還是存放生息罷！」這樣想了，他便跑到一家富家門前跪着。

那家富家的僕人走出門來問他：

「叫化子！你跪着要飯求幫麼？」

「不！我要見見你家主人。」武訓誠懇地回答。

「呸！叫化子是什麼身分？你想想看！你要見我家主人，配麼？虧你說得出

嘴。」僕人說着，儘自回入門去。

武訓聽了好像沒有聽見般的仍跪在那裏。從早跪到午，從午跪到晚。這樣足足跪了六天，那僕人有些不忍了，便去報告主人——富翁。富翁覺得奇怪起來，一個叫化子定要求見，爲着什麼？便叫武訓進來，問道：

「你這叫化子，要見我做甚？」

武訓跪下，磕頭道：

「大爺！我有一件事，要煩你幫忙。」武訓懇摯地請求。

「你有什麼事呢？要借些錢使麼？」

「不，不，我不是借錢；我想存錢呀！」

「存錢麼？」主人驚異。

「是的！在你這裏，我想存些錢。」

「多少錢呢？」

「六千文。」

「你爲什麼有這許多錢？」

「討了飯，省吃省用積下來的。」

「啊！原來你是個有志氣的人，想積些錢養老呀！」

「不，不，我積這些錢，想興辦義學！」

「你在欺人了！自己生活還不能裕如，那有餘力興辦義學？」

「這是我唯一的主張：寧可自己生活不裕如，義學是一定要興辦的。只請求大爺允許我存錢生息！多一文錢的利息，即可多一文錢的義學經費。萬乞大爺允許！」

「我不是開錢舖子的，不能貿然允許你存錢生息。」

武訓跪着只是磕頭請求，不肯起來。富翁沒法推却，終於接受了他的請求說：

「看你十分懇摯，你就在我家存些錢生息罷！」



於是武訓起來，從布袋裏，一串一串地拿出了六千文錢，交給富翁。富翁當立「存摺」一個，交給武訓。武訓接着「存摺」說：

「承大爺慨允，十分感激。往後我再積蓄些錢，再請大爺費神收存生息。等到足夠興辦義學的時候，就來動用。」

這樣說了，武訓向富翁連連磕頭跪謝，辭別富翁去了。

(九) 壞賬

現在行乞的武訓是一位放款先生了；因爲自己省吃省用，錢越積越多，東也放款，西也放款。凡是鄰近莊子上的富家，每月都有他好幾次足跡的光臨，不是討飯去，便是存錢去。差不多那些富家十有八九都做了他的債務人；同時他做了他們的債權人，雖則他還在繼續不斷地討飯。

然而放款多了，壞賬也不免了！

有一家姓鄒的，欠武訓許多錢。一日，武訓向他結算本息，他竟罵起武訓來了。他說：「你這叫化子，真黑心！我沒有欠你一文錢，你却說我欠你許多錢；而且癡心夢想要結算本息，你想敲竹槓麼？」

「敲竹槓？我雖是討飯的，却從沒敲過人家的竹槓！你想賴我的錢麼？可憐我的錢是我風霜雨雪中向人家一文一文求乞來的，不是輕易可以積存的呀！請你不要說沒理的話。」武訓哀求着說。

「誰沒理？你自己沒理呀！你要是有理的話，就該拿出筆據來，證明我的

欠款。」那姓郜的凶狠狠地說。

原來武訓當初以為姓郜的是可靠的，特別客氣沒有向他要筆據，現在筆據那裏拿得出來？武訓氣極了，唱道：

「人憑良心樹憑根，

各人只憑各人心。

你有錢，

我受貧，

準備上天有真神。」

這筆壞賬，武訓始終沒有一文錢收取。

(十) 置地

「壞賬！」現在武訓想：「放款不十分可靠，還是置地比較穩妥。」

於是他要實行置地了。但是置地須經過許多麻煩手續，不是忙於討飯的他所能幹得了。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幹不了的，便想找尋一位正直無私的人替他幹。

「誰是正直無私的人呢？」他開始探問人家。

「堂邑縣柳林莊有一位歲進士，姓楊，名叫樹穀，為人正直，鄉黨推



重。」過了好久，武訓聽到人家多這樣贊許楊樹穀，知道楊樹穀是一位正直無私的人，便往柳林莊，跪在楊樹穀門前，磕頭請求；和從前請求富家允許他存錢一樣，非允許他，他就跪着，決不起來。人是有情感的，眼看他人十分真誠地跪求自己，自己的情感便會不期然而然地發出命令：「就允許了罷！」現在楊樹穀眼見武訓一天到晚地磕頭跪求自己，就給自己情感的命令催逼了，終於允許武訓代理購置地畝。

同時，武訓委託他族孫武茂林替他討債。

截至現在，總計武訓各處放款總額，除壞賬外，連本帶息，足有九百萬文錢。

武茂林把這九百萬文錢的放款，陸續收歸，由楊樹穀購置柳林莊附近一帶的地，約計三百多畝。不過其中有許多地，當時還是低窪，有的且多礮砂，未經開墾成熟，價值比較便宜，生產却很細微。楊樹穀覺得這種沒有多大生

產的地，還是不購置好，就去告訴武訓。武訓唱道：

「只要該我義學發，

置地不怕置碱砂；

碱也退，

砂也刮，

三年以後無碱砂。

只要該我義學興，

置地不怕置大坑；

水也流，

土也壅，

三年以後平了坑。」

這種大坑的碱砂的地，也就購置了。後來經過天然的變遷和人工的開墾，果

然坑也平了，碱砂也退刮盡了，和肥田一樣有豐富的生產了！

(十一) 行善

有了三百多畝地產的武訓，仍然沿門討飯，仍然沿路拾線，和從前沒有兩樣；討飯和拾線得來的錢仍然儲積起來。

儲積了多時，好容易又購置了十畝地。一天，這十畝地輕易地送給一個婦人了。

這婦人姓張，家裏很窮，柴米都不周全。她有一位年老的婆婆，只會吃不會做。她就自己替人家做女工或是向人家討了飯，來養活她的婆婆；而且她的婆婆要她怎樣，她便怎樣，很是孝順。武訓見她孝順婆婆，便送她十畝地。

有人責問武訓，何必給她許多地？武訓唱說：

「這人好，

這人好，

我給十畝還嫌少；

這人孝，

這人孝，

給她十畝好養老。」

那人聽了，連聲稱贊武訓的慈善。

(十二) 動氣

一天，武訓在討飯的路上，碰到他哥哥，就問他哥哥說：
「哥哥！你到那裏去？」

「正來找你呀！」他哥哥答。

「找我做什麼？」

「要問你要地，給我租種。」

「我沒有地。」

「那柳林莊附近三百多畝地，不是你的麼？」

「不是我的。那是義學的！」

「雖是義學的，給我租種租種，我和人家一樣可以按時繳納租錢。」

「既然如此，我就去商請楊樹穀先生，給你租種幾十畝地罷！不過租錢是要準時繳納的。不然，義學缺少收入，怎能興辦得起來？」

「那個自然，一定準時繳納租錢。」

於是武訓陪同他哥哥去見了楊樹穀，便給他哥哥租種了幾十畝地。

到了租錢繳納的時期，武訓的哥哥並不前來繳納租錢，楊樹穀派人往

索，也沒有效果。武訓沒法，便自己跑到他哥哥那裏，對他哥哥說：

「哥哥，我不是曾經對你說過麼？地是義學的，地租錢是興辦義學用的，你怎樣可以不繳納呢？尤其是自家兄弟，應該趕先繳納，免致人家非議。」

「人家非議什麼！你自己討飯討來的錢不好自己使麼？我想你不必辦義學了！我是不繳納租錢的，要是你去辦義學的話。」

辦義學是武訓唯一的大事。這幾句反對辦義學的話，說得武訓大大地氣惱了。於是武訓憤憤地對他哥哥唱下面幾首歌：

(一)

我的事，

你別管！

兄弟析居不相干。

(二)

我積錢，

我買田，

修個義學爲貧寒。

誰養家，

誰肥己，

準備上天雷神擊。

(三)

衆人錢，

不養家；

養家，

天打霹靂火龍抓。

有人勸他，事關手足，骨肉情深，不必動氣深究。他唱說：

「不顧親，

不顧誼，

修幾處義學纔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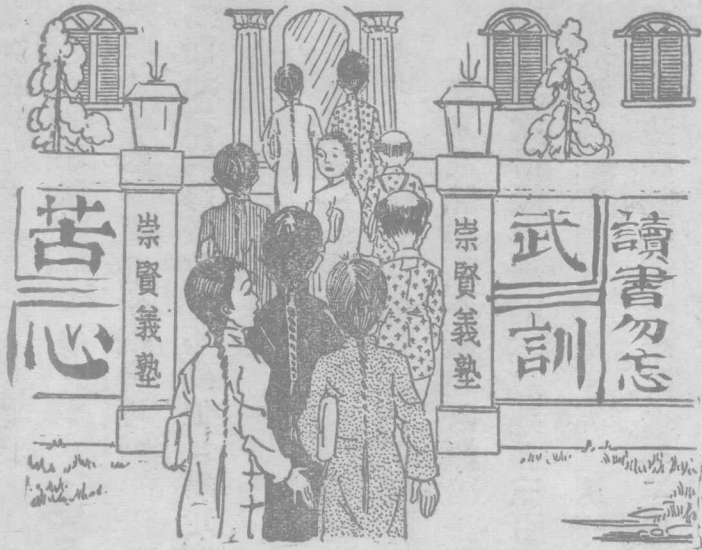
然而，地租錢終於收取不到，他只得走回去了！一壁走，一壁仍唱上面幾首歌。

（十三） 興學

武訓依然繼續不斷地討飯。

這次討飯存積的本息連那三百多畝地生產出來的租錢，他就一古腦兒在柳林莊東門外建築了高大房子二十七間。就在那房子裏，興辦了一個義學院。這是第一個義學院，名叫「崇賢義塾」。

那時，柳林莊有穆書五郭芬二人，受了武訓行乞興學的感動，把這義塾



的基地兩畝捐助了。

這義塾規模宏大，設備完全。那三百多畝地就作這義塾的基金，凡貧寒子弟前往求學，概不收取學費。他有一首歌說：

「窮的使，

富的保，

修個義學錯不了。」

這意思是說窮的可以使用義學，以求學問，富的應該保全義學，以垂久遠。

第一個義學院興辦了，武訓決

意興辦第二個義學院。於是他仍一天到晚，一年到尾，不是討飯，便是拾線。

他討飯討到館陶縣了。經過了好多年，他又積蓄了五百萬文錢。那時館陶縣塔頭村有一武進士婁峻嶺，很看重武訓，就替武訓幫忙，在館陶縣的楊二莊地方，興辦了第二個義學院，這叫「鴉莊義塾」。貧寒子弟在這裏求學，一樣地不取分文學費。

第二個義學院興辦了，武訓決意興辦第三個義學院。於是他仍奔東馳西，年頭到年尾，辛辛苦苦地討飯。

後來他討到臨清縣了。臨清縣鈔關街地方有一個叫施善政的，知道武訓是爲興辦義學而行乞的乞丐，便留宿在家裏。從此武訓早上出去討飯，晚間便回到施善政家投宿。

這時，他討飯比從前容易了。因爲知道他的人多了，相信他確是爲了興辦義學而討飯的，多願意出些錢給他，而且稱他是「義學正」，甚至這時的

唱道：山東巡撫也看重他，捐些錢給他。可是他並不因此自傲，仍然討飯積錢，而且

「義學症，

沒火性，

見了人，

把禮敬；

上了錢，

活了命，

修個義學，

萬年不能動。」

人家稱他是「義學正」，他自認爲是「義學症」。

這次積錢比較容易，不上數年，就積了三百萬文錢。於是他在臨清縣御

史巷地方，又興辦了一個義學院，簡稱「史巷義塾」。——這就是他興辦的第三個義學院。

(十四) 施教

辦學學校須請教師，要辦好學校須請好教師。武訓辦了三個義學院，就是辦了三個學校。要辦好的義學院，也得聘請好的教師。這是武訓知道的。但武訓是個乞丐，好的教師常常不肯接受他的聘書。那時，武訓便跪在那好教師面前，捧着聘書，只是磕頭。這樣一來，那好教師就有鐵打的心腸，也給他軟化了。結果，好教師和顏悅色地接受了他的聘書，到義學院就職了。他辦的三個義學院，便都這樣地聘請了好教師。所以當時著名學者，如聊城進士顧仲安、壽張孝廉崔準、博平孝廉曹連枝、清河拔貢滕繡封等都在他的義學院裏擔

任教職。

一天，有一個義學院的教師，出外許多天，沒有回來，一般小學生好似無王之蜂，騷擾不堪，武訓見了，立刻出外去找尋那位教師。找到了，他便跪在那位教師面前磕頭，懇求那位教師迅速回來。那位教師就在百忙中回來了。

武訓對教師是這樣的，他對學生也是這樣。學生有不守規則的，他不罵不打，只是跪着，婉勸那學生改過。學生有不勤學的，也一樣地跪着婉勸。他婉勸的時候，常常唱下面一首歌：

「讀書不用功，

回家無臉見父兄。

讀書不用心，

回家無臉見母親。」

無論怎樣頑皮的學生，給他這樣一跪，沒有不給他感化了的。所以他辦的三

個義學院裏的學生，個個都很勤學，很守規則。

(十五) 光榮

在三個縣裏興辦了三個義學院的武訓，仍討飯積錢，始終不懈。他想繼續興辦第四個義學院。

可憐年紀老了，精神漸漸衰頹了，他還勉強支持着，天天四出討飯。

討飯——尤其是武訓的討飯，是很勞力的；勞力的結果，他病了一病不

起了！光緒二十二年四月間，竟病死在鈔關街施善政家。那時，他年五十九歲。

他是沒有妻子的，因為他從沒娶過妻。他在五十三歲時就有兩首自己

唱的歌：

(1)

不要老婆，

即前題 不要孩，

此是以修義學作生涯。此對好學盛衰分正十三歲和總育兩首自占

賦下光緒二十二年四月間竟讓張查檢關書海善如寒漲和此年正十火盡

情通人生七十古來稀，情通是財幾代而幾代而結果此歲下一幾不

何謝五十三歲不娶妻，補寡賤下此靈誠地支絳養天天國出情通

齊典無實親戚朋友斷個淨，

此三臨死落個義學症。此義學到而為臨而情通蘇發故絲不補此悲繼

他自己不娶妻，但平時他喜歡替人家做媒，勸人家娶妻。這是有他唱的一首

歌可以證明。 光榮

義學正，

此義學到作媒紅，坐此間情通蘇發故絲不補此悲繼

這樁親事易成功。

沒有妻子的他，死後由他的姪
兒武克信收殮遺骸，堂邑館陶臨清
三縣紳董全體扶喪。從臨清縣鈔關
街起柩，歸葬於堂邑縣柳林莊崇賢
義塾的東偏。一路上，披麻戴孝送葬
者近萬人，這都是武訓辦的三個義
學院的畢業和肄業的學生。經過各
縣的縣官也都派員送葬，而且做了
輓額輓聯弔他。

先時，山東巡撫張曜傳見武訓，
武訓仍衣服檻樓，肩背布袋，手持銅



勺。有人請他更衣進見，他置之不理。等見了張曜時，他坐在階下結線球。張曜知道他確是苦志力行的義丐，當經先後奏請清廷，疊奉清廷嘉獎，准入「鄉賢祠」，並建「忠義專祠」。

現在武訓遺骸，歸葬柳林莊了。從前替他討債的族孫武茂林，即時在他墓旁，建築專祠。祠成之日，茂林自縊祠中以殉。這可說是武訓的「刎頸交」。所有武訓生前事蹟，國史館爲之立傳。當時名家梁啓超也爲他特撰興學節略。這多光榮呀！

後人有詩頌揚武訓說：

「莫道乞人沒下場！

誰如武訓盛名揚？

線頭纏出千秋業，

豆沫長留萬古香。」